春秋左傳要義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

宋　魏了翁　撰

莊公九年至十五年

一小白子糾各有黨伐乃得入

注二公至無位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

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二公子各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内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貫服

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還是盟蔇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排之

二齊桓忘怨而用管仲

此傳大畧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録其言甚詳其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公曰管夷吾親射

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勤
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
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
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外
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
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
耳

三 楚始稱荆僖元年後稱楚

荆楚一本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爾時始改為楚以後常稱楚

四　宗社亡稱滅末亡而君見獲稱以歸

以蔡侯獻舞歸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

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為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

五　肉食謂在位者

注肉食至與也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説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説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為大夫乃得食肉也

六 皐比是虎皮

傳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皐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皐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

知是虎皮其名曰皐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為兵甲之衣曰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

七

妻姊妹同出為姨

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

八

書戰書敗例

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

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士未憖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書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

九

敗多存少乃稱敗績

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唯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

者晉侯戎馬還濘而止為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敗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

十　金僕姑矢名義未聞

注金僕姑矢名正義曰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

十一　乘丘之戰此傳與禮記勝敗異

公右歂孫生搏之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

十二 戲而相愧曰靳

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為之請魯故杜以為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

十三 宋萬已賜族而不書氏仇牧卿而稱名

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已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名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為史有詳畧無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書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褒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褒故不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强禦故言此以異之

十四 采邑長曰宰公邑長曰大夫

注叔肅大夫名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

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名

十五 伐事成始至故書會伐宋

十四年注既伐至大夫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

十六 大夫卿之總號

元年注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總號

十七 齊桓歸功天子以單伯會鄄赴

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鄄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

會諸侯為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為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為序魯不在上也

十八 齊桓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傳注齊欲至之辭正義曰齊既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修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

十九 諸侯無貶稱人例此人總衆國之辭

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為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為例故也是言諸

侯之貶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
人傳言諸侯為總衆國之辭

二十 鄭以王子母弟得立祖王廟

注桓公至守臣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是畿內之國
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為
君即命臣使典宗祏

二十一 石室藏主為祏

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

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二十二 父母在得歸寧沒則使卿寧

十五年注夫人至卿寧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爲桓公姊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父母在則禮有歸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二十三 蛇死爲六年之兆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正義曰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公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

二十四　古由猶字通用

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

二十五　蔡侯繩息嬀繩訓譽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注莘殺在上年繩譽

也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從言訓為譽

二十六　王師敗績或舊凡或新例

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校正義曰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公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舊凡

之義蘇氏之説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
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丘明為傳不得不因申孔子
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莊公十六年至二十五年

一伐國以主兵爲先序會以大國爲上

十六年注宋主至放此正義曰往年齊桓始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令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

國大小為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為先也歷檢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二　同盟言服異猶喪服傳言同居

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

為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嘗同居乃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

三　齊始霸進陳於衛上

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四 以良月復共叔段之孫黨惡

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五 僖王受賂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

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
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
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
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
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六齊人執鄭詹釋例集解實同

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
爲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諂齊見執釋例曰詹本

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令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諂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諂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規杜過非也

七　蜮如鼈一名射景

注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

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偏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八

王覲羣后饗醴命宥

傳注王之至備設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勸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為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九　獻酢酬及酬幣命宥之等

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盖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十號公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

注侯而至人禮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為三公

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為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借皆為去聲

十一 公子結遂事無益有害

十二 凡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

十九年注公子至來伐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

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為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為言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

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

十三 鬻拳塟于冢闕示死不失職

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經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為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

十四 此大閽當如司門非閽人若漢晉城門校尉

以為大閽謂之大伯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

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髕夲得為閽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令城門校尉官然則髕夲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後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

十五 言鬻拳愛君非臣法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十六 圃植瓜蓏囿養禽獸

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為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為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

圜為圜

十七 子贛徧舞六代樂

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

十八 書文姜薨塟明子母不絕

二十一年注薨寢至書之正義曰經無所闕禮具可知杜為此注者以先儒之説使莊公絕母子之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塟注亦然

十九 闕西辟象魏之西偏

觀闕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二十 王與鄭伯以武公之畧

注畧界至皐縣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封畧之内何非君土孟子

經界即傳之經畧且云封畧之内封是竟則知畧是界也武公東鄭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畧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令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令復與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

二十一　鄭伯怨鞶鑑不如號公爵

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令羌胡之服以明之鄭伯謂

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為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

二十二 肆大眚不為薨文姜

穀梁傳曰肆大眚為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為赦也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

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塟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為文姜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塟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塟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由耳

二十三 陳敬仲使飲齊桓酒必非召公

注齊桓至公酒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

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為之耳為之非禮法也敬仲羇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名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為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

二十四 敬仲既非名公不得言將享必卜

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𤣥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敬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

二十五 占辭謂之繇其法當韻

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為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卜禦寇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二十六 遇觀之否皆取前後二卦

遇觀之否正義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為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

後卦之義今刪定以為不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刲羊亦無血歸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令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炫苟異前儒好為別見以規杜氏非也

二十七

觀國賓王他人有國而已作賓之象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言觀光於文不

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亦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為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為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滅此興是代之也

二十八不變聚為彖變散為象中為互體

注此周至論之正義曰易之為書揲蓍求爻重爻為卦

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總為之辭名之曰彖彖者才也總論一卦之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為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為彖其變者散而為象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二十九 以艮互體足成觀國光利賓王之象

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
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物有明
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為土
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為土上山也又巽變為
乾六四變為九四從二至四互體有艮之象艮為山故
言山也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
上天以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
又居於土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為國

君之象也易位四為諸侯變而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覲禮侯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此説行享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言物備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致享禮被天之照有地之材天子賜之土田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備具焉朝王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賔于王

三十 艮為門闕杜改為門庭以解庭實

注艮為至物備正義曰易說卦艮為門闕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杜以門内有庭傳言庭實故改言艮為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

三十一　巽風行而著於坤土為在異國

風行而著於土正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為著土也

一曰巽為風風復為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為在異國

三十二 共工從孫主四岳祭名大岳

注姜姓至四岳正義曰周語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

三十三 二至四有艮象故知與於大嶽之後

六四爻變為九四與二共為艮象艮為山故知興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嶽之後知其將育于姜地之高者莫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高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天之大

三十四　傳言齊陳終始未知何時改田氏

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啟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

是為田成子是於敬仲為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為八世也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磐磐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三十五 南蒯卜亂則不可臧會卜僭乃吉

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南蒯卜為亂不信則不可臧會卜為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

三十六 內臣不得外交故祭叔不言使

二十三年注穀梁至使聘正義曰諸言聘者皆言某侯
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為説穀梁傳
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固不與
使也然則言内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内之國畿内之國
非唯祭耳傳不言為祭公來聘杜言為祭公來聘者但
祭叔連祭為文必是祭人虞叔是虞公之弟此祭叔或
是祭公之弟故以為為祭公來聘

三十七 齊因祭社蒐軍實魯公往觀

注齊因至觀之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啓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釋例曰凡公出皆書如觀社非常故特書

三十八　書荆人來聘楚始通未成其禮

注不書至其禮正義曰釋例曰楚人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

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是言楚
之始通未成其禮之意
三十九 杜以嘉樂為嘉禮又朝不屬嘉
注蕭附至野合正義曰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公
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
公穀是齊地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是言
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
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

實

四十　丹楹刻桷加非禮於宗廟以飾夫人

二十四年注刻鏤至盛飾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為鏤也桷謂之榱榱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為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四十一　莊公寵孟任故娶緩而入難

注哀姜至朝廟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覿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為覿用幣發也書入不書至者釋例曰莊子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

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

四十二　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小君

注宗婦至俱見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文士相見禮稱大夫始見於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臣始為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覿之為非知其禮當然

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為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
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為失禮故書之

四十三 正禮楹不丹桷不刻

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禮也
注云黝堊黑色黈黄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
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
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
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

小異要之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

四十四

傳言宗婦覿用幣唯舉非常

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僭耳其帛猶是男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為諫發傳

四十五

五等諸侯執玉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為一國之主來則謂之為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
明與世子同執帛也

四十六 周莊僖二王崩葬皆不見王室弱故

周公忌父出奔虢注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
王立而復之注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
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
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

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云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此記不違

四十七　齊殲于遂猶鄭弃其師

夏齊人殲于遂注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
而盡殺之故時史因而自盡爲文釋例曰齊人殲于遂
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
明也

四十八 鄭詹不能如叔孫豹故書逃賊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注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
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賊之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
當如昭元年叔孫豹之居位待罪也

四十九　母弟稱公子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弟義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五十　日食大水鼓牲二事皆失之

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

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一